

鄭
師
山
集
三

書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靜虛齋記

元新安鄭玉著

乾明觀有靜虛齋兵火後屋燬齋亦不存元統二年道士吳君定定夫築山房以為修煉之所迺書舊顏揭之屬予以記或者也此老子歸根之論也子盍為演其義而記之予謂定夫名家子世讀聖人之書今雖寄跡老子法中其心必有兼我儒存養省察之功修己治人之學故造吾而請爾吾又為老子之說以告之豈定夫子之心乎故舉所聞

有援揚
入儒之
意

于父師者而告之曰此周子學聖法也明通公溥
 之謂乎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無欲也無欲
 者靜虛而動直矣虛靜故明而通動直故公而溥
 此聖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學者之所當學也雖然
 或者疑之定夫之名齋靜則虛矣其如動乎夫靜
 者體也動者用也豈有其體而無其用者乎非各
 聖人之所謂道又何必告以聖人之學乎定無完
 爾而笑疑然而定予蓋知其深者有契于是說而
 難于言也故書以為記

重修忠烈陵廟記

復至元之二年冬府判燕山馬侯佐治新安官府
 修明僚采協和政有所未孚事有所不便候轍白
 府罷行之士修其教農安其業差捏不擾租賦以
 時六邑晏然官以無事迺延見父老詢民水旱疾
 疫所以致禱祀者衆謂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勞
 血食禱應如響侯識不忘明年春靈雨害變民且
 憂飢年候白僚長率厥官屬詣祠下齋戒以請翌
 日天體霽然麥遂倍收王有陵廟在郡北七里雲
 郎山中候往謁謝則左傾右頽風雨弗庇候喟然
 嘆也吾徒以善惡賞罰之權而教于陽王以兩賜

次序段
 落深得
 班馬遺
 意

禍福之秉而相于陰實一郡生靈休戚之所關係
陵廟廢壞弗葺吾守土者之責也首捐已捧以倡
几厥在位各以品秩出金有差命歙縣主簿韓君
世傑董其事逾月告畢內外一新士民乞靈莫不
起敬韓君過予請文刻之若予惟情之亡也海宇
如湯歙宣睦婺饒六州之民獨不識兵當其大亂
之時如處太平之世者皆王之力也宜其血食千
載報祀無窮按歙縣有古丘墓凡三晉新安太守
程元譚墓在予所居貞白里中今惟雙石人可識
然沉淪土中殆盡矣陳儀同程靈洗墓在郡西南

引證極切

曰黃墩相傳即墓為壇因壇為廟今亦不知其墓
所在獨王以豐功鉅烈生有濟時及物之恩死能
相其兩賜水旱之宜故自唐至今六七百年前廟
後陵巍巍不廢功德茂矣漢以秦隱王有誅秦之
功置守塚者三十家禁其樵採吳越錢氏當五代
之亂保有兩浙後世為立寺觀以守其墳墓此皆
古今全典所持以為勸戒者馬侯以聰明才幹歷
仕中朝故其出佐外郡知重民事能及于是是何
書也贊是役者前推後官廬陵歐陽侯齊賢知事
平王士鈞馬侯名禎字幹臣其祖璘嘗叅政江淮

省父澤官廣平路總管蓋世家云四年二月庚午
記

耕讀堂記

鮑生深築室于所居之前為委積之所暇則弦歌
其中名曰耕讀請記于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
生者問于予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
所為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
之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
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
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

出負耒

入橫經

三代遺

模

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于是從
從事于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于農者則
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
道之常者人至以為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
鮑生從予遊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
讀書以備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
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
三代之制不難矣予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
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脩復任公祠記

歐陽文集

卷之七

三

新安郡城西北四十里有寺曰任公寺者梁太守任公彥昇之祠在焉祠廢已久獨羅尚書汝楫所為碑文具存予因暇日與二三友生過之乃圖興復鮑元康仲安元康徙子深伯原洪斌節夫各願出錢供費又得里人許紹德子華身任其事四明張久可久監稅松源力贊其成縣令張侯聞之為之丁寧勉勵使無違吾志于是謀于寺僧曰思睦曰誠真皆樂聞其請始克奉公法堂之右復其舊貫賢既已事聞于郡郡檄張侯有事祠下父老來觀喜而鼓舞咸謂宜有辭刻石以詔來世而屬筆

七世之
廟可以
觀德焉
天之長
可以觀
政職此
故耳

于予吾郡晉武帝太康元年以新安為名至今至正八年一千六十九年其太守見于郡志者二百五十人賢而見祠于其民祈而不廢于其後者惟公一人而已且祭祀之法載在典禮世次更易遷祧有時雖富貴之極亦有限制則人之見祀于其子孫者有時而盡豈若公以善政被及其民沒而見祀千載不廢于此雖足以見公恩德之在民者深亦可見吾新安之民所以報事其上者無所不至而風俗為厚矣若夫公德行文學與為政之詳具在本傳與前碑所錄此不再書姑記其祠之

興復使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敢廢墜云爾張侯名
灝字君用濟寧人

三樂堂記

予以才疎學陋無所用于世也退而躬耕隴畝將
以自養間有朋友遊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山
以為肄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
之語名其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由以
天仰不愧俯不怍者在于己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者係于人今予也由于天者既不可必得在于己
者又不能以自盡終將有望于人而已則其愧怍

不侈山
水而言
學修深
得訓誥
之體

有益甚焉而亦何以為樂也雖然學于是堂者及
時盡力加以百千之功視予之悠悠歲月不能盡
其在己者至于老而是悔乃有所望于人也以爲
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之道而固予之所望于
後學也

富登釣臺記

歛南山水最勝湘江出焉由淵源百餘里至縣境
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
妹婿吳虎臣教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
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閩余公廷心

子陵之
德不孤
矣

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也乃大書鄭公釣臺
四字以為記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召辭
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
得名之故鐫之後石里人鮑葉為予結草堂其側
虎臣字通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續溪縣三皇廟記

國朝之制通天下得祀者惟三皇社稷孔子而已
蓋治始于三皇學極于孔子農之功著于后稷祀
之所以崇德報功不忘厥本也續溪縣故有孔子
廟社稷壇歲時有司行事如桑禮三皇廟獨未

語語有
闕義

置前此縣大夫不知其缺典也却使者教以為言
至元元年今達魯花赤某言于衆曰縣地方百里
比古公侯之國三皇廟不建為之上者不知為治
之本為之民者不聞古昔之盛固吾縣大夫之責
亦爾民之羞也衆曰然乃卜日相攸得地于縣治
之某所鳩工度材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殿堂門
廡如他縣之制而雄壯有加焉既成以九月九日
行釋奠禮文武官屬咸與薦裸父老聚觀咨嗟嘆
息相與語曰使我輩得聞古昔之盛典禮之大縣
大夫之力也其可無所紀乎龔石請書其事某惟

伏羲神農黃帝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天地有不能為其所為者而况于人乎况于後之聖人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亦不過三皇之治隨時而損益之非有加于三皇也其見祀于天下享報于無窮宜哉朝廷之令典縣大夫之盛心與父老之言皆可書也故不讓而為之記云

養晦山房記

木之能生于春以其當天地閉塞萬物藏蟄之時乃能收華反實聚其秀而納之根及其天地變化雷雨奮作然後芽萌甲折生意衝突而不可遏人

晦者明
 之根也
 君子之
 適世仰
 尼之莫
 知感晦
 之意也
 晦之時
 義大矣
 哉

之為人亦猶是耳切而學焉壯而行焉盖切而不
 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禮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
 之用則亦何以為學哉未有用而不本之學學而
 不究于用者當其學時若無所為于世而人以為
 晦及其用也則人以其有補于世而謂之顯易以
 龍蛇之蟄譬之精義入精神于言學切矣伊尹之
 耕于莘太公之釣于渭卒輔湯武之聖君成商周
 之大業此始晦而終顯者也孔子孟子以大聖大
 賢而不見用以當日道隆天地澤被古今此晦于
 一時而顯于萬世者也夫顯晦雖有窮達之不同

而于聖賢者無與也此予晦之所以致養而山房之所于得名歟予少時嗜讀書號能記誦稍長涉獵世故因遊黃山從祥符主僧借隙宇加闢治兀坐其間盡取天下之書而讀之以求聖賢之所謂道潛心而勉學焉庶几董仲舒之不窺園陳烈之閉戶者昔紫陽夫子文冠也屏山劉先生祝之曰木晦根本春容暉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夫子能用其言以徃往聖千載不傳之學而為百代師宗嗚呼夫子往矣予其徒歟

尊已堂記

汪氏望于新安自隋唐至今代有聞人七八百年衣冠之傳詩書之澤不墜益振城南隅汪氏在宋淳熙間鄉先生曰百舉與其弟伯虞伯言築堂以居讀書其間兄弟自為師友夫天命之貴不假外物為榮故尚書金忠肅公名以尊已邕州胡文肅公為之記朱文公嘗書尊已堂三大字揭之楹間炳如也當時名勝如鄂州羅公皆有篇什傳誦天下膾炙人口堂災于景定元年三月庚申繼而復之者則其孫某也元貞元年乙未郡城不戒于火堂復遭災惟時綿蕞草創卑漏湫隘視舊弗稱因

尊已二
字說得
嚴毅警
策

循苟且者二十有一年延祐二年乙卯五世孫晞
聖字一清始更而大之高明爽塏宏麗靜深簷楠
翬飛窓戶敞達烏聊前揖披雲後擁山若增而高
地若闢而廣凡登斯堂者心若有所感而通目若
有所豁而明格物窮理若有所見而得操觚命辭
若有所助而成一清則曰吾非敢廣室廬侈遊觀
也蓋以承先志彰祖德耳屬其里人鄭玉使記之
玉惟斯堂之建命名題扁作記賦詩皆當世儒先
生長者玉得置名壁間託以不朽是固願也然斯
記之作以吾文公而委重二公謙讓不遑則玉何

人而敢贊一辭焉第以堂之重建不可以不記姑
記其重建而已嗚呼堂存者名存名存則尊已之
義存而一清之先志為不孤四君子之言為有考
也又烏煥夫記

向果寺重建彌陀殿記

向果寺在新安郡城之西寺後為彌陀殿歲九月
之望合四方善信作淨土會號曰西蓮社蓋一百
六十年矣歲月滋久殿益傾圮寺僧德新告于會
之衆得錢若干緡以改造焉既畢事謁予請記予
惟先大父自宰鄉邑告老來歸即主是會先君子

每待次家居亦往與焉予時以童子得奉凡杖侍
立左右見其藏事文夕旒倪咸至序齒而坐飲食
之際內外肅然已乃結跏合掌默誦朗宣氣象雍
容有足觀者此予之所喜聞而樂道也殿起于寶
慶三年丁亥扁曰極樂則里人羅永臣之所書也
泰定三年丙寅德新乃建是議先從父學政公諱
某實始倡之同時都會首某人等僉謀以同衆力
齊舉會之善信鄉之好施者咸有助焉乃以九月
庚申撤其殿而新之齋廳五間則因其舊而加葺
焉按佛書阿彌陀國土在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

其民無有衆苦故名極樂新安為郡介大江之東
屬萬山間其境四塞故無兵戈之擾而隣里得以
相保依山為田素無滂溢渠足灌溉故無水旱之

惟溪鑿

以

苦而老稚得得以相守地曠人稀其氣清爽故痿
屬罕作而生死得以相安其人復以禮義自持勤
儉自處故其風俗淳厚家給人足有非他處之所
可及者是即極樂國土矣又何必天竺十萬億國
土之西而求所謂極樂國土者也且一百六十年
間星移物換世異人殊至元德祐之交禹遷運改
而斯會未嘗廢輟亦可見其土之為極樂而其民

之無有衆苦矣季秋之月農事既隙鄉黨隣里父
兄子弟咸會于此修設佛事之餘因其長幼之序
語以孝弟忠信之道則斯殿之建豈惟足以資其
冥福而星極之福亦有助焉此則予之望也敢以
為記

松月齋記

客有以松月名齋而謂記于予者余曰松月之齋
何如客曰吾居雲水之鄉結廬城市之會而有隙
地焉地有古松數本樛屈偃蹇蒼甲若龍適當吾
齋之前月上東山又在此松之外良宵美景吾坐

齋上推窓憑檻輒見松月吾是以名之予曰噫嘻
異哉子之名齋也今夫地有遠近景有優劣而月
無不在焉世有古今人有賢否而月無不照焉是
則古今之月一同而遠近無異也自東坡以江上
之清風配山間之明月而後天下之以山月為勝
者有人也至于月生松外景若天成則世未有知
其妙窳牖之間虛室生白素壁如畫此時此景則
與世間月色為不同而吾齋之所獨有也此齋之
所以為得名歟而予未之前聞也何時具扁舟過
太湖訪子齋中哦松弄月收覽景物為予記之未

也客曰公言詎非記乎吾請歸而書之齊壁客姓某氏名某毗陵人

聽雨齋後記

予既為李文卿作聽雨舟記又四年始識文卿于京師卿之言曰自吾少時即有江湖之興長而益篤甚欲上龍門訪七澤効古人為萬里之遊而吾有母朝夕以奉養之事安得舍吾所事以勤舟楫之勞乎然而良晨佳夕波濤上下漁歌響答江湖之樂雖不能心賞而目識之亦嘗頃刻而去于懷也此聽雨舟之記也而予記之所以作也今吾不

幸至于大故且除喪矣方將駕一葉之舟掛數尺之帆得意于風烟之上放情以滄海之間遍尋名山大川徜徉乎泉石之側以遂平昔之志然後歸卧此舟以終餘生此則吾情之所至功而予記之所未及者請書其逸語為後記如何予乃諾而記之時元統二年二十有五日也

黃石施水菴記

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黃石是為四通八達之衢行旅之趨閩廣渡淮浙者踵相接也齊祈寺寺僧某未祝髮時在宋咸淳庚午因里人王公竹

窓父母墓兆餘地卓菴三間其女兄程四娘者家
饒于財又能割其所有以成某志夏秋設茗飲其
中以待行者且買田園為齋粥計傳之永久其徒
某某勤苦不懈相繼興葺又得王氏諸孫佐之凡
菴之百具始備蓋七十年于此矣寺僧某懼夫歲
月之久將泯沒而無傳也合其衆之辭欵門作禮
請書其事于石昔者予以負薪之役嘗有事于四
方見七閩兩浙佛者之徒結屋道傍設粥具茗過
人輒合掌恭敬捧盃而前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及
其去也歡喜餞送如主人之禮其賓客濟人飢渴

之苦曾無得色于人予賤且貧財不足以及人力
不足以利物心竊愧之某之請也故不忍辭雖然
飢然後為之食渴然後為之飲視人之飢猶已飢
之視人之渴猶已渴之本吾聖人事也佛氏最後
入中國乃能得我聖人遺意于道路遼絕之處天
氣炎歎之時為糜以待餓者為飲以待渴者使行
旅無飢渴之患雖吾聖人以已極人之心以不過
推是心以往耳記之又豈為過乎某程氏子邑之
合陽人寺在菴南五里栢山之下其衆曰某某云
王千里洪氏始祖墓記

王千里洪氏始祖府君之墓在其所居里中葉村之上官道之傍按譜府君諱政始自睦之遂安徙今居今里中數百家皆洪姓蓋祖府君云府君之墓世處既遠歷年滋多蕭茅篠蕩蒙翳其上墓道瑩域蕪穢不治重以埋壘侵陵幾不可識十七代孫斌幼有至性每過墓下輒重感傷至正六年十二月甲戌始克伐石甃砌列以階級聚土版築繚以墻垣立表其上請記于予予惟人之以其祖宗所以奉其祭祀守其墓者無所不用其至苟或祭祀之不修墳墓之不保則亦何以子孫為哉且人

有一金之藏猶必謹而識之恐忘其處况祖宗體魄之所存乎其于四尺之所封表而異之當何如也又恒見中原士大夫家遭遼金之亂高曾之墓已有不可考者而况十七世之遠乎我輩幸生江南承平日久祖宗坟墓無所遺逸子孫世守雖百世可也而况十七世之近乎然者知其所在而不知所以守之其罪將有所歸矣若斌者豈惟舉一家之廢墜實流俗之軌範也予故樂為書之使世之為人子孫者知所勸戒而益勉焉斯記也豈特為洪氏設哉斌字節夫予為邑鄭某書者婺源程

文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婺源汪滙謂予曰滙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滙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風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于其墓之近以家也明日以次謁先世家廟諸墓徧而後止故坟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有墓之禮既廢坟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創為宮室或問為道路或犯以犁鋤五患幾于備矣侵陵之禍至有不忍言者滙之父方謀于家圖為心復

族兄梓聞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辭以告于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贊其事然後徧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以愧于是宮室以撤犁鋤不敢犯而侵疆盡復矣又懼久而復有斯禍也圍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創屋四楹以為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子孫嗣而葺之無或廢墜豈惟宗祊之幸寔風教之幸也予聞塋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之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廈屋若斧者所以表而異之欲其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

為之法然流涕况于侵陵驚犯乎然非拜掃之禮
世次既遠不至以遺忘者几希矣故墓祭非古也
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然則汪氏之事其亦可
書也矣予又聞往年汪氏先墓有為盜所發者滙
之祖天祐傾家以討賊又為人所侵佔者梓之高
祖友義竭力以陳辭予故牽聯書之以見滙梓此
舉其淵源有自况善善原其世亦古之道乎滙之
父名明初其族長名元偉于滙為族曾祖云

重修橫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

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
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間中屬揭二三十丈
行者以為病其險絕處高者架木為棧低者疊山
為塘修葺無時官民勞費至不可勝計會宋岳武
穆王提兵過郡境至則溪心大漲軍不可前王命
大衆代山開道由三嶺出遂為康莊且省其程三
之一焉出其途者咸歌舞之蓋二百年于此矣獨
葉村之下地曰橫山上倚懸崖下臨深溪號最險
處國朝至元中討平西坑寨之亂里人洪君聲甫
雜木石為路取平正以通軍馬事出臨時不能經

自山文集
卷之七
久梅源侵蝕漸至崩腐負者側足而步乘者執轡
而趨聲南之孫節夫與其弟仲德季安謀鳩工選
良伐山取堅層累而上如城如堵鱗比而成如砥
如掌于是戴星步月不擇地而可履矣又于其傍
築亭以休行者而祀武穆王其中予按武穆王以
紹興元年提兵討楊么過此故老相傳軍過巖寺
鎮夜宿城門外居民無有知^者黎明啓戶見爨迹宛
然方知王兵已過矣其持已律人有大過人者蓋
古之忠賢天地因之以立極人物賴之以有生者
也開路之役乃其遺事然功在我州比之秦渠蜀

堰歷千世而不可忘豈但見其棠而思召伯也哉
節夫舉此于二百年之後後王之功績因之而益
著其視世之修橋路儼果報者為不侔矣予懼王
此遺跡國史既所不書又復逸于郡志歲月滋久
將遂無聞乃並書之使節夫刻之道止不才名氏
亦將託王以不朽也

見梅堂記

唐仲敏以其所見梅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予曰吾
居旁山植梅於其麓先大父以梅癯自號者見所
爨矣火於乙未梅亦燬焉自是不見者三十有二

年雖累植而不茂也乃恭定丁酉所植始華予以見之為喜思先祖之不可得也因以名之予謂人生於父祖者父之所自出也物始於春梅者春功之始著也見梅而思其祖感於物者深矣請更進而論之可乎復之為象一陽生於五陰之下聖人之贊復則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非天地之心而以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以生物為心復者生物之始也故足以見之今夫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也而生生之機兆矣是非天地生物之心可見者乎朔風號寒同雲密

布群芳謝千林彫嚴凝肅殺之氣極矣梅此時之見是非見梅而知復之為象乎故予於梅則曰梅其見復之為象也嗚呼觀復而見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於易也見梅而知復之為象者予於敏仲之堂也良宵夜靜風清月白濃霜既降殘雪未消敏仲持周易一卷焚香坐堂上讀之富見予之所見也

晴旭樓記

從凡陳壽鄉與玉同出曾祖先叔祖以陳氏始異姓焉其家在城之西偏嘗于所居之南向東山作

閣使玉請名以鄉先生王公仲履題以晴旭且為賦詩字與請具藏陳氏又嘗屬玉作記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禮復以為請予為之感今思昔法然流涕抱禮以哭曰吾尚忍記斯樓耶晴旭晚日也日之初升天地開明萬象昭然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清明苟能因是以克之旦晝之間不至枯亡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此王公名樓之本意也予聞泰山之巔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履至齊魯之故墟登泰岱之絕頂收浩氣以清夜現旭日于扶桑以廣

夫平日之所見然後歸卧樓中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歛之于吾身驗之于行事以養平平旦之氣度几乎晴旭之功向吾兄九原不可作矣能從吾者非汝而誰禮拜且泣曰叔父有言禮聞命矣遂書而授之後至元六年庚辰歲春三月望日鄭玉記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元新安

鄭玉著

至正八年三月丙寅 皇帝御輿聖殿速古兒赤
臣朶兒只雲等言徽州路達魯花赤臣哈喇不花
循良之政恭謹之行著聞于時臣與丞相等議宜
賜綺帛一表裹為天下勸制曰可五月丁未使者
及郊合郡文武官屬迎于東門之外都鄙之閭閻
穴之士奔走來觀填街塞巷踴躍鼓舞歡聲沸騰
于是城廓生輝山川爭重既交相慶幸以為太平

之治正在今日身親見之而文字無傳頌聲不作
 何以仰答 聖天子嘉惠下民之心與播揚吾侯
 豈弟之政 臣士 竊惟我國家起自朔土立國以仁
 郡縣置吏專用不擾以安集其民人今 皇上潛
 龍崩海歷試諸艱謳歌獄訟天下歸之然後入踐
 大寶故知生民休戚係以郡縣乃重守令之選嚴
 賞代之科考其殿最以為黜陟復慮內外隔绝民
 情壅遏久任于內者必授之以州縣久任于外者
 必擢制乎臺省其法既詳且密矣三品以上必令
 陛辭 上親諭德意餘官亦須堂恭聽宰相宣

旨德至渥也至于簡其賢能加以錫賚賞一人
 而十萬人歡可謂得治天下之要道者矣拜首稽
 首而獻頌曰 皇元混一海宇並九州四裔塵空
 清大邦小邦連絡城建候置牧相縱橫考課黜陟
 法既精賞罰孰敢紊厥程皞皞惟我新安民女事
 麻絲男事耕賦重役繁困科征操刑論律宜用輕
 天惠我侯知民情政尚寬簡心至誠我心如以石
 就衡父父子子及兄弟三年不代奏政成於穆
 我皇聖且明對衣遣賜候是旌察察睽鑣出廓迎
 歡呼動地春雷鳴琢辭刻石致頌聲為我擊壤歌

太平

徽州路達魯花赤合刺不花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為我民
 者至矣各路失達魯花赤一員位在首貳之上所
 以總裁政務表率僚采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
 魯花赤漢言括囊玉也言政之得失係于官長猶
 囊之啓閉在于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
 舟車不通使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
 廩稍斗糶市井下同民伍天夫之臨是邦者非勵
 廉謹之操躬節儉之德其不至于妄作威福貪婪

躋貨以為民患者鮮矣至正四年冬合刺不花公
 以通議大夫台州路魯花赤移監新安廉平自持
 與民更始休息專務德化鞭笞几措不用罷介萬
 山民艱粒食且租稅重于天下歲求農倉受輸糧
 米飛走攫攘病民為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召民
 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
 為用曰法所以防奸事苟辦集法又可盡用乎積
 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也六邑詞訟就決于
 途或有誣罔自慙而退向之橫行州縣指麾曹案
 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年之間遂至無事六

曹蕭然坐隳而矣公乃自挾方冊携一羊皮坐于山巔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以民間疾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民也公之為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急遽之色無疾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無留訟獄無冤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子孝而民安其業蓋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為學專以誠意不欺為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恐傷之民以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考績以公為天下最事聞于上賜衣

帛一襲且布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蓋異教也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咨嗟太息重公之去于是歛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者皆候之力也可無文辭刻于金石垂示子孫以無忘候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相望及其後也龔黃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于曹參為相擇吏亦訥厚重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耻言人過公之為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

過之昔人謂在任無赫赫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
 玉于公信之矣公蒙古人傑烈且氏玉既論其事
 如右復為詩系于左方並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
 詩曰 吳楚之交麗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
 俗化醇厚民以乂寧政成考蹟治以最稱 天子
 曰都賜之以帛帛匪而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民
 懷去思以祐吾民入作夔臯敷對丹宸天際海隅
 均被公德地瘠賦繁毋忘下邑

章孝女雙廟碑

按新安志歙縣人章頂二女與母程登山採桑母

為虎所攫二女呼號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得免
 刺史劉贊改二女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且復其
 家觀察使韓晃奏贊治狀朝廷特賜褒遷事載唐
 史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
 而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
 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
 仍存故名予嘗過嶺訪問父老猶能歷：談孝女
 事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
 聞風而起慨然以為已任即村傍青山菴之前軒
 四楹為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為買田以供香燈

之費而命章氏之孫住菴曰覓旺者掌之予又得請于有司令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以是書其本未使刻廟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忠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為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為憤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惟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己身為可惜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歟也歟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况于他物乎况于人乎觀于二女之事則凡

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忠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而像二女之英烈猶凜凜有生氣况于當時乎况于親見之者乎其見褒于朝庭得祀于鄉里不徒然也祠廟煙廢若此豈人情也乎然者二女祠廟之後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失像方嚴祭祀時舉過其祠下者孝愛之心油然而生婦人女子以將觀感而化矣其閑于教化繫于人心豈細故乎因為詩三章使歌以祀孝女並以勵夫風俗云詩曰嗟弱質兮閨二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威動猛獸兮服馴山

高：今崔嵬水深：今泐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
開雙鶴交飛兮孝女來生人兮林：習俗兮日以
沈仰遺風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林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去思碑

至元二年丙子冬十有一月林寧縣達魯花赤也
先脫因公既代且行邑之人士相與攀留不獲餞于
東門之父老號呼兒童涕泣退謀于其鄉先生建
康府判汪公走書旁縣鄭王使紀其事刻之堅砥
立于道左以播公之德以慰邑人之思為來者勸
休寧為新安望縣地大人稠訟牒紛冗為之上者

苟失其道則奸宄狡獪並緣其間益難治矣公至
之始即召父老宣布朝廷德意示以法令所禁使
民知所趨避遇有骨肉之訟語以人心天理無不
感悟悅服至于欺誣之辭則折以是非曲直如龜
卜燭照洞見肺腑訟者輒叩頭謝罪而去其或怙
終不悛則痛繩以法用示懲戒前所謂奸宄狡獪
者匿影藏形之不暇奚暇梗公之治哉越明年政
孚于人訟牒如舊十損八九公知其民可以為善
也于是興舉學校崇祭祀以嚴莊肅之心葺齋廬
以為藏修之所公退之暇則就學宮進學者談經

談史談史以明為治之本又明年訟牒益簡官以無事于是因時之制建立伏羲神農黃帝之廟以昭崇德報功之意以期復古還醇之盛及其將去則又懼後之人或不能繼也于是分布條教足立規式取甲令之期限以度程度使民先事賦入而吏無催科之勞驗民力之高下以為差徑使吏以時召役而民無爭糾之患繼公而來者守而勿失者為公之治蓋不難矣然則公德之在民者何時而可既乎宜其在官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也三代以下吏治莫盛于漢漢之縣令首稱卓茂茂

為密縣有告亭長受其米內遺者茂直以兒女子語之直若以情破法矣然而忠厚之風和平之政雖三代盛時無以過此是其著之青史名曰循吏政不以其發奸擣伏之為能而以其慈祥豈弟與民相安于無事之為賢也方今之吏類情委靡貪婪敗闕者固所不論至以表之愈偉為眾所稱號為能吏者則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豈有政教並行寬猛相濟如公之治休寧者哉其亦庶乎有古循吏之遺風矣公享仲禮畏吾兒氏世居汴梁祖父皆有勲勞閱其

在休寧每歲部使者行部民遞留公者以千計事
上憲臺異之且將置以風憲之任而公去益不可
留矣是舉也雖曰進賢以勸善夫豈其民之心哉
王既書其事復系以詩使其民歌舞之詩曰 維
邑有長始自吾朝監臨庶務首出衆僚事有可否
政有否臧民之利害長猶之防斗牛之墟海寧之
之邑民比鱗居訟如毛集我公之來不亟不徐伊
民之樂如病之蘇其庭如水其野如春熙々洽々
惟公之民公既去矣民失慈母疾病寒飢孰知其
苦漸水悠悠率山蒼々山泐川竭公得不忘告吾

婦女詔爾子孫同鄉之祀祀以報公恩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朱愛梅墓銘

元新安鄭玉著

愛梅姓朱氏名璟字景玉愛梅其小字也人維呼
 曰朱愛梅云按朱氏^新安之望宋淳熙間有廣東經
 畧安撫使者于愛梅為高祖至父世賢家事益落
 愛梅少時讀書即齊學官有藏米元暉畫者日張
 壁上愛梅時從傍竊觀之至攄不肯去久乃得其
 妙及長又愛高彥敬青山白雲之作遂合二公之
 法自成一家得意時即為之然祇以自娛不為人

所役嘗以家貧母老不可無祿仕未為績漢西坑寨吏居三月曰是豈是吾輩所堪為也竟棄去平居人召之飲輒往不辭與之嬉游或數日忘返家屢絕終日不得食不見其有愠色一日天大雪獨坐空山頭人問之曰吾將以增我胸中之丘壑耳至順元年七月二日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三未娶無子郡人鄭玉懼其事之不傳也乃為銘刻之石上銘曰世有幽人蘭芳並馨天胡豐于其才而畷于其齡吾欲問天而天真：吾欲問人而人不聞姑取其孤高之行貞潔之操書而刻之堅珉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為祁門宦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二三十人其最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父作尉祁門玉獲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為心少者好學工文辭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珩字子真則老而猶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註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耳性嗜棋與客對奕終日忘

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為人今世承平無以
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
年歲適大祲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
青民備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
粟代里中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
中人曰王君嘗代吾輸粟德不可忘也乃爭趨之
處士復厚其餼勞人感之益篤稱為長者年甫五
裘即以家事付其子存舊日惟抱孫祖吉戲弄花
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掛口元統三年
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

自卜也死必以葬吾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
至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既用治命以
五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至正十
有五年閏月癸酉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娶同邑胡氏 銘曰祁山之南闔水之
上奕：王氏為民之望吁嗟處士遭世中微碩粟
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德學之報伊
農之獲樂哉斯丘惟君之所手所自築魂氣騰焉
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無墜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
子從兄璠本洪氏于先祖母為姪孫仲父取以為
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
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五從吾友程
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予有山
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
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善幹蠶知難艱無子
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
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二某年某月某日塋所居
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于世乃刻石

銘于冢上銘曰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
予予無可奈何兮徒長吁

鮑景魯墓誌銘

景魯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
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曆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
于兵法與神仙修養之說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
無相知有勢利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
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吾將行之于冢又何必天
下乎乃治產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
三族調吾鄉里况子孫衣食裕足可以安心于學

讀書致用以自效于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于已
乎其理財也任人為先不計其輸贏得失而卒身
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
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為良
田又有厥土上上人爭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
數十年後遂為硯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脈
絡之受病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溫
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
家務叢襟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鷄鳴方就枕
席曙色才分書聲又闌以隣壁矣其為學也專以

講明心法為主而以修飭行義為先其論人也則
以識見高下為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數千
即戒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賦重役繁反為子
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
修其身乎吾將效鳴夷子皮之為矣景曾世居歙
之唐越里與予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常使
跛奴載酒與予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
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
今治亂自三代以下至于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
中其肯綮使其見用于世其所立詎可量哉景曾

生以至元十八年八月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
曾祖諱衡祖諱宗岩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為徽寶慶
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盜起里中教授君與其父皆為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
會風起林薄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
以為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丞
相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
恙時嘗愛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
莫宜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

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
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于世乃使元康買石
太湖之上刻予辭以銘其墓後有式車下馬而過
者也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濯焉山水之
間遂為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有元封黜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鮑先生既卒于亂兵鄉之善人相與語曰天子亂
離之際善惡之報賞矣吾儕何所恃而無懼乎其
孤同仁泣語予曰先人積善遺于子孫而不獲令

終同仁之罪大矣萬死不足償責尚何言哉雖然
先人之善行不可沒也乞序而銘之使先人之志
得白于九原則世之為善者尚有望于後世而無
懼也按鮑氏世居郡郟城之西門二府君諱崇始
遷棠樾至先生十世矣先生諱周字景文曾祖諱
衡祖諱宗岩父諱壽孫嘗為清泉鹽場管勾徵寶
慶兩路儒學教授至元初與其父皆為賊所執願
相代死由是俱得免事載宋史先生早歲出為伯
父諱元孫後所後曾祖諱術祖諱山先生性好謙
和每早以自牧居家庭間雖子弟進拜躬自荅之

出遇童稚相與為揖亦必盡恭謹無有慢易之容
其際事物人或以言相侵先生若不聞或以勢相
陵先生亦不較已而侵者陵者自負愧嘗有怙強
罵道語及先生者或告之先生笑曰彼非狂即醉
何與吾事聞者服其長者晨興焚香危坐取道經
佛典默誦朗宣遇朔望本命日作伊蒲供齋僧道
出錢米施貧乏妻父母死無子既收葬之復為置
後雅愛吟詩尤工五七言律所為詩號薌林集藏
于家年五十自卜葬于城南之葉有築宮其傍使
道流守之名曰心田道院至正七年同仁為郟武

路春寧縣令法當封贈請于朝先生封從仕郎徽
州路縣縣戶夫人贈宜人九年十有一月命下郎
心田道院設醮三晝夜為民祈福以報國恩時先
生康健眉壽孫曾滿前御里榮之形于歌詩遠近
傳誦十二年四月紅巾賊由饒入寇據城以守民
陷賊者五踰月浙西道廣訪僉事合剌忽納督江
浙之師自睦來討九月郡城乃復十有一月賊復
寇休寧守郡沙不丁等棄城而遁適朝廷所差太
府太監卓駐馬以所部屯湖州取道廣德寧國自
績溪進攻寧國民周錫等招集亡命謂之民義翼

附官軍以為聲勢軍抵郡城賊戰敗走民間逃退
相與携持歸復故業周氏兄弟乘民不備分縱其
徒四出擄掠燒民廬舍劫民財物牽民牛畜殺民
老病幼弱救其鼻耳以為功績于是年德如先生
者亦遇害十有二月甲子也春秋八十有二子男
二人長郎同仁次德臣先生卒孫男三人深浚
淮曾孫男二人葆龍保銘曰 天道無知顛倒報
施非天無知逢時亂離嗟惟先生曰攸好德胡不
考終遭此惡逆福在子孫欲知天道視其後昆
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

歛之南其山峭拔其水湍激其人往：魁梧龐碩
善謀能斷其豪傑又能因時艱難保聚鄉井策取
功名方至元間海宇草昧山林盜賊竊發陸梁殆
無寧歲二十七年績溪山民據西坑砦為亂郡几
失守至勤王師討之不克南里洪公聲甫設布韜
畧團結保甲招降賊黨九百餘戶以為內應稽其
出入乃于大鄣山邀絕險阻擒其肘腋十有一人
賊勢大沮將移據他所公親率民義追躡其後至
淳安縣小蛇坑大擊破之獲其渠魁檻送有司西
砦平郡錄其功上之行者行者授歙縣主簿以聞

于朝不報版授休寧縣黃竹嶺巡檢未上改授太
平路當塗縣慈湖鎮巡檢盜息而民安之及其豕
居無事間：儒者若不能言公既蚤孤事母潘夫
人極孝謹伯兄雷奮性嚴厲公委曲將順惟恐失
兄意以傷母心及分財取其少分田取其瘠新第
既成兄欲居之公又舉而讓焉公避地覆船山下
所居平田數百畝溪流清淺山四環之真若太行
之有盤谷焉嘗謂所親曰數年之後嫁娶即畢吾
當結廬山顛戒景于此耳費志不遂而卒時在大
德六年歲月朔也諱雷轟娶同邑吳氏克配公德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子男三人洋復英復出為從兄鈞後孫男四人斌
杰宅和曾孫男今十人矣先是公既蚤世洋兄弟
又皆不壽且感陰陽家者言遂不克葬洋死泣以
語其子斌使終大事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庚午斌
乃克奉公及吳夫人之柩葬于里西敬潭之上于
是公死四十四年矣斌從予遊以予知其家世為
詳且拜而泣曰先大父不幸早世不克以功名事
業顯聞于時其存心立行獨無可書以傳于後世
者此子孫之責也願拜有文辭刻于墓闕于哀其
言之悲也為之銘之曰覆船兮崖我有美人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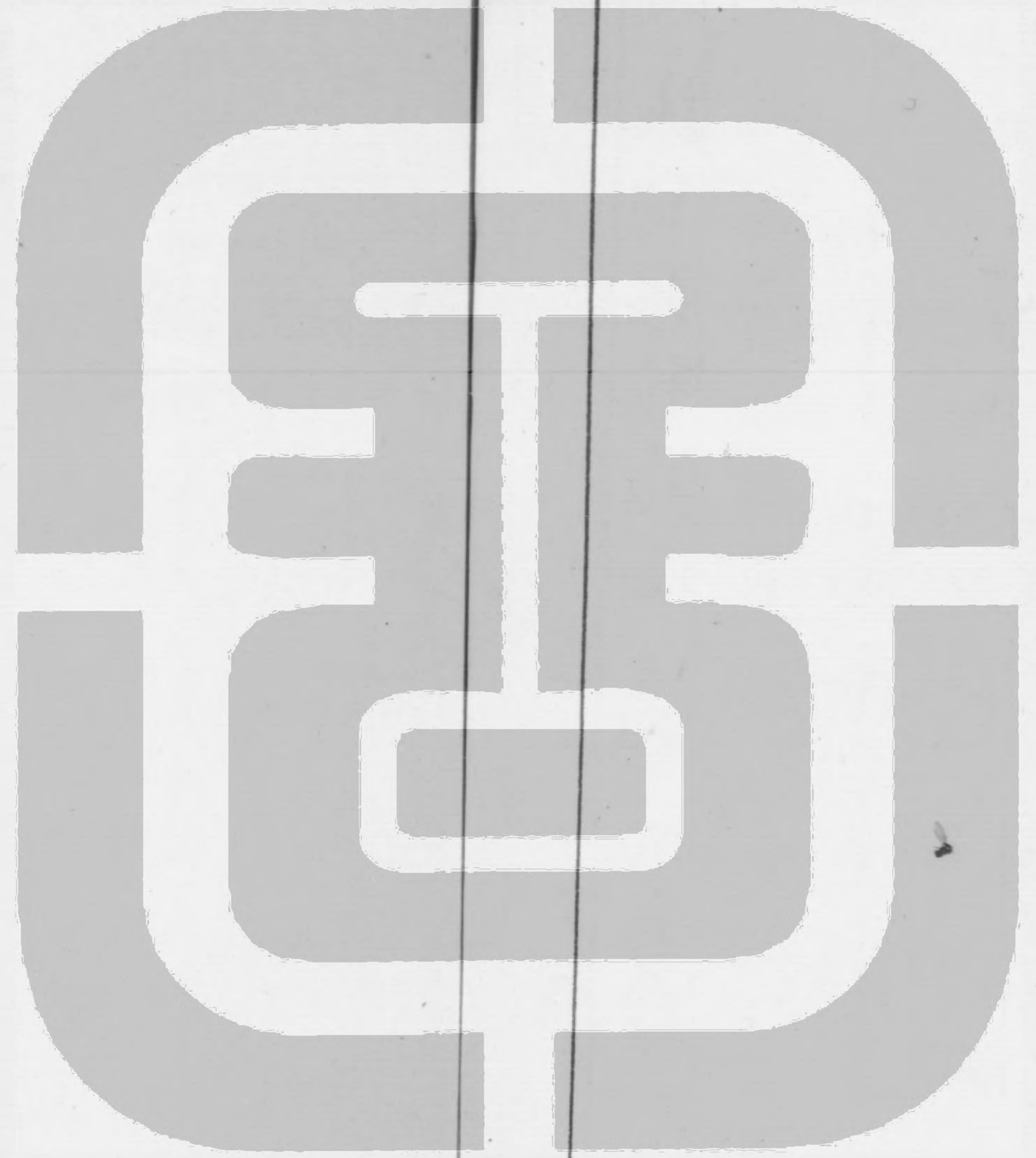
阿嗟予誄兮長歌寫琬琰兮不磨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臨
山
各
集

卷
之
九

九



經